

經典叢書

釋迦牟尼傳

詹麗茹著



釋迦牟尼傳

詹麗茹 著

佛學研究社

釋迦牟尼傳

編著者：詹 鳳 茹

出版者：佛學研究社

發行者：香港北角堡壘街658號八樓

印刷者：華泰印刷公司
香港仔昌業大廈八樓C座

定價：H. K. \$ 8.00



佛從世間來

還從世間求

目錄

第一部・家世 1

第二部・漂泊 39

第三部・證覺 75

附 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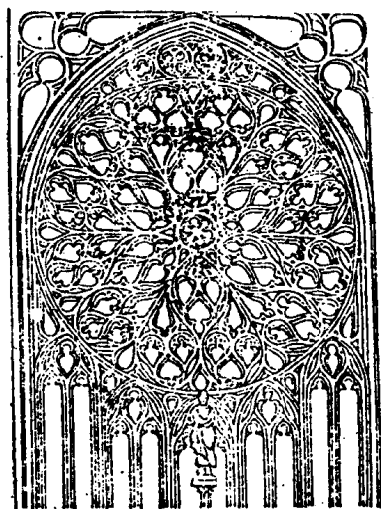
釋迦牟尼的父系 185

釋迦牟尼的母系 16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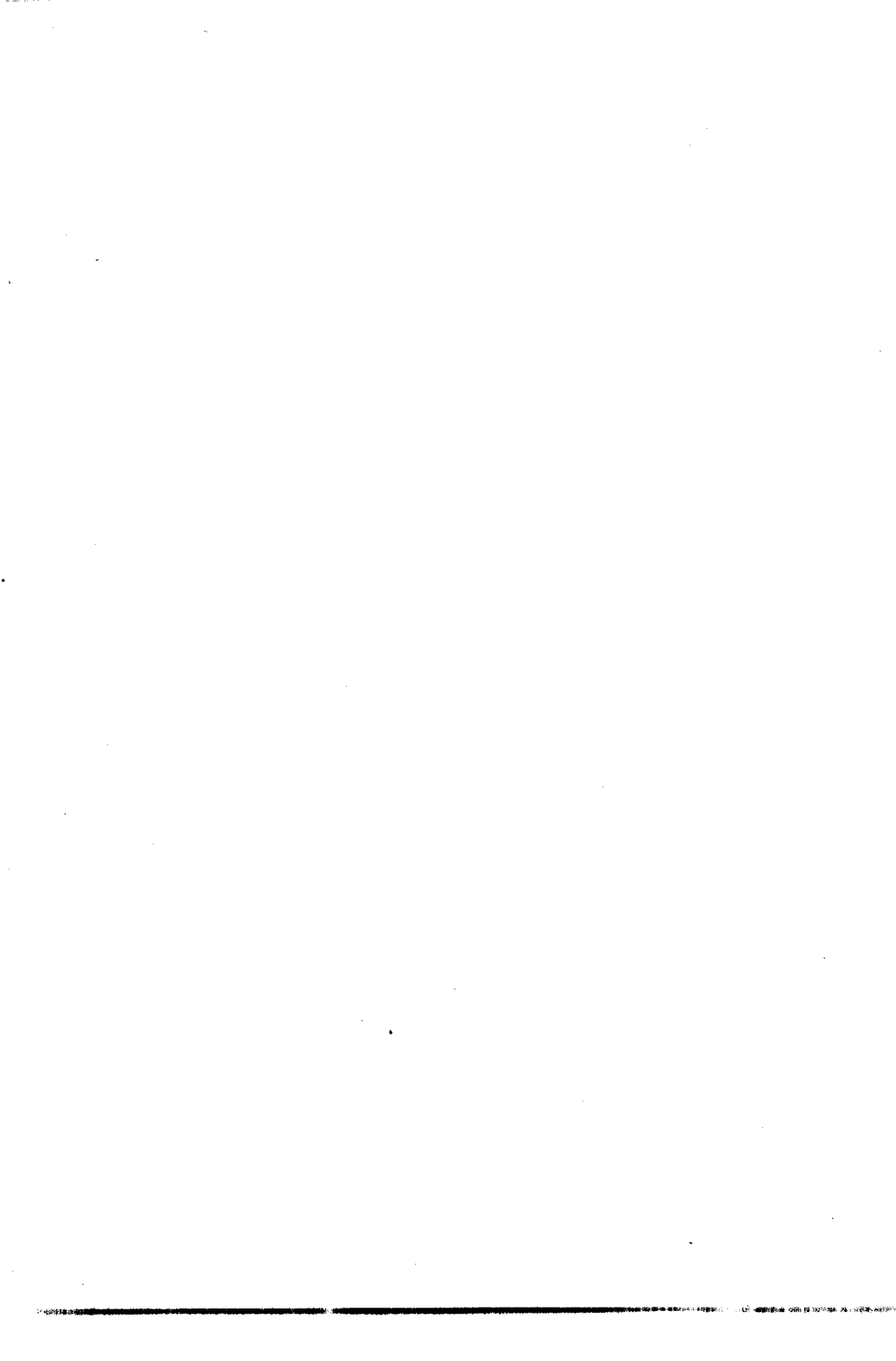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常見佛家語淺釋 167

佛門十大弟子 173

佛經是怎麼編成的 181



世 家 · 部 一 第



喜瑪拉雅山麓的春天。

清澄的藍空漾滿了早春的柔媚，金色的陽光，不急不躁地由那一片藍傾瀉了下來，迎着的是滿園蒼鬱的林木和遍地吐艷的花朵兒。和風輕拂，彷彿是一行青鸞鳥，正悠閒曼雅地滑過一頃碧波。

「悉達多，悉達多——」

童稚的嬌喚聲夾揉着陣陣花香，浮盪在園子的上空，引逗得樹上的鷓鴣鳥，也「嘍咕嘍咕」地一聲聲叫鬧了起來。

一個約莫十二、三歲的童子，蹦蹦跳跳地邊跑邊喊，他健康黝黑的皮膚，在陽光下閃亮得彷彿若銅鏡一般。

林子的深處，有一株高大的婆羅雙樹，樹下坐着一個沉思的小少年。他長得潔

白而秀氣，出神的眼瞳內，正飄浮着藍天裏的朵朵白雲。那些雲朵像一艘艘的船隻，寧靜而安詳地輕駛過無波的大洋。

他完全沉浸在幻想之中，一點兒也不願理會堂弟提婆達多的叫喚。那個成天蹦跳如小猴子般的提婆達多，只會想些無聊作弄人的嬉戲罷了，一刻也安靜不下來。他此時不想讓別人打斷既有的情調，輕易喪失一整個下午獨處的樂趣。他挪了一挪身子，在墻堵般的樹幹上換了一個斜倚的姿勢，繼續專注地癡想起來。

他感到暖暖的和風正拂過自己的鼻尖、下顎、和伸展出去的雙足。綠嫩的草地看起來很悅目，柔密密地恰似一匹坦開來的天鵝絨。兩隻淡黃色的蝴蝶，在草叢間穿來梭去，翩翩起舞。一團泥土的芳香，在空氣間輕揚飄蕩，令人撲鼻生醉。

他深喜愛整個迦毘羅衛的氣息，尤其是春天，大地彷彿從萎頓中甦醒過來似的，洋溢着一片清朗的喜悅，鮮花朵朵，芳草處處，春天的北印度，清新有如一枝帶露的青蓮華。

是一個很不錯的午後。他想。當然，並非每個日子都如此恬適。有時，宮裏的嘈雜非常令人心煩，却又走不開。他已長大，父王正式立他做了太子——釋迦族的

太陽之子。可是，那是多末煩人的身份啊！他必須因此常呆於宮內，修習禮儀，背誦經文，有時還要騎馬練武。那些事學起來並不難，只是毫無樂趣可言。

宮中的生活枯燥而乏味，他渴盼能飛脫出去。

到那白雪皚皚的喜瑪拉雅山上去吧！據說，天神阿須雲便住在那崇高的山頂上。
· 穿着一襲神聖的白袍，俯瞰衆生。

他望着遠方的喜瑪拉雅山巔，那座巨大無比的雪之長城，被日光映照得潔白透亮，在藍天之下，祂正如天神般莊嚴地兀立着。

忽然，一陣飛鳥的鼓翅聲驚動了他。一仰頭，他瞧見一羣北飛的野天鵝，正展着銀白色的羽翼，整齊優雅地掠過婆羅雙樹的頂端。他深深地爲牠們的美麗與高貴所吸引住。眼珠兒一霎也不霎地緊盯着那羣韻律、閃亮的身影。

冷不防，一枝快箭「嗖」地飛向空中，筆直地射入其中一隻的頸項。那隻天鵝淒厲地哀叫着跌落到小樹林裏，羣鳥爲這突來的災厄嚇壞了，撲簌簌地散亂了隊伍，牠們在園子的上空不停地兜繞着，呱呱的啼叫聲，撕碎了晴空的一片寧靜。

他從樹下跳了起來，朝落鳥的地方飛奔過去。一片如茵的碧草地上，正躺着一隻鮮血淋漓的小天鵝。牠緊閉着雙目，一動也不動地癱臥在那兒。他走過去，小心翼翼地將鳥捧拾在手中，發現牠仍微微吐着氣息。他抱着牠走到蓮花池畔，將箭頭輕輕拔出，用水仔細地清洗了傷口，然後用自己的一條手帕包紮起來。他將取出的箭頭刺了一下自己的手臂，覺得疼痛得難受，便不禁責怪起那個狠心的獵者，竟忍心傷害這末一隻無辜可愛的小天鵝。他輕輕地撫摩天鵝被血斑染污了的羽毛，準備將牠帶回房內餵養，並且為牠敷上一些藥。

一迴身，他看見堂弟提婆達多正提着弓箭，東張西望地走過來。

「哈，悉達多，你可有見到一隻鳥兒落在附近？」

提婆達多問着，然後一眼瞥見了摔在悉達多手上的野天鵝。他倏地漲紅了臉，氣咻咻地嚷叫起來：

「那是我射的鳥兒，你竟然偷撿了去！」

「這隻兒是我救活的，你差點弄死了牠！」

「這是我射下的鳥兒，牠是我的。還給我，還給我！」

「不，不，你會把牠弄死的，我不還給你。」

「你不要臉，偷檢了我射的鳥兒！」

兩個男孩激烈的爭吵，並沒有結果。最後他們出現在國主淨飯王的面前，要求一個公正合理的裁決。

淨飯大王聽完了兩個男孩的互控與說辭。他笑吟吟地注視着站立在眼前的兩個少年。提婆達多是他弟弟白飯王的長子，長得結實而刁靈。比較起來，年長的悉達多顯得沉靜內向，缺少一份童稚的活潑。他頗驚訝於從不與人爭執的悉達多，此時竟如一隻發怒的小牛，一張如明月般俊秀的面孔，也因激動而漲紅得好似初昇的日頭了。他望了望悉達多捧在胸前的天鵝，眯着眼睛沉吟了半晌。

「這是提婆達多射下的鳥兒，却是悉達多將牠從垂死中救活，所以——」他嚴肅地揚高了聲音：「所以，如果這隻鳥兒活了，便該歸悉達多所有，因為鳥兒的生命是悉達多挽救回來的；如果，鳥兒死了，牠就該歸提婆達多所有，因為提婆達多原欲置鳥兒於死地，理該如此，這便是我的判決。」

淨飯王說完了話，伸手捻了一下唇邊的鬚鬚，轉緩了口氣說：「孩子們，你們

同意我的話嗎？」

少年悉達多的眼眸閃耀着驚喜的光彩，他沒想到父親幾句簡單的話便輕易解決了問題，而且解決得那末合情合理。他由衷地感到歡忻，便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告退。

出了宮門，提婆達多垂頭喪氣地走在一旁，悉達多看了，覺得有些愧咎不忍，便靠近他輕聲說道：

「只要你不傷害牠，牠仍是你的小天鵝，你可以常常來看牠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不過，我們得先爲牠敷上一些藥，牠流血流得太多了。」

「牠傷得很重嗎？」

「是的。你差一點傷了牠的要害。牠看起來很痛苦哩。」

他鬆開了包紮的小白巾，清洗過的傷口已開始凝血，紫污的血斑沾滿了一整條手帕。小天鵝的頭無力地垂向一邊，微微地喘着氣。

「牠看起來多末可憐啊，提婆達多。」小王子悉達多憂鬱地歎息着。

身爲一個利帝利，王子悉達多每天須修習兩個時辰的經典。他必須隨着先生的教誨，反覆背誦，謹記在內心。有時，他們也會互相詰問，互相研討。

「優波尼沙的賢哲告訴我們，這世界有如蚊蚋草芥，成長了又萎謝——」

「可是，先生，這世界同時也是美麗與有希望的啊！」

「孩子，有日光尙且有陰影，日光一旦消褪，黑暗更如餓虎吞滅世界。你所說的美麗與希望，只是短暫的幻象而已。」

「那麼，生命的本身，也只是一種幻覺嗎？先生。」

「生命寄託在易朽的軀殼內，軀殼一旦衰亡，生命亦告消失。優波尼沙的賢哲告訴我們，生命的終點，只是一片塵土與灰燼。」

「如此說來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呢？」

「生命如一聲嘆息，它的意義須靠我們各自去思索。」

「生命若只是幻影，那末，人的辛勤與努力，豈不成了捕風捉影，徒勞無益

？」

「是的，孩子，生命中唯一的智慧，便是認清此點。」

年輕的悉達多若有所悟。雖然，他並不完全理解先生的教訓，但對於生命的飄渺無實，也已有了一份朦朧的體會。現在的王后摩訶波闍波提夫人，是他的姨母，他的母親摩耶夫人，在生下他後的第七天，便因體弱而撒手西歸了。對於母親，他連最模糊的記憶都不復存在，却有着最熱切、最深摯的懷念。他常將母親想像成容貌姣好，溫柔可親一類的女人，像夜空一輪皎潔的團圓明月一樣。

當然，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夫人也是和藹親切的，她一向很少偏袒自己的兒子難陀，總是很公平地均攤她的仁慈，悉達多因此很敬重感激她。只是，愈是感激，他愈覺得不能對她發生一種自然的親愛，彷彿那是一種媚諂、賣棄自己的行爲似的，他常常抑制自己年少奔騰的熱情，而寧願選擇另一種冷靜旁觀的態度。

由是，在他早熟的性格裏，已隱約地體會到生命中悒鬱的成分。對於先生所談

論到的人生哲理種種，他都很熱切地去冥思、探索。

生命從何而來？

生命的歸宿是何處？

生命的目的是甚麼？

關於先生的訓示，有許多理論並不很爲他所接受，生命若真如朝露夕照，人又何必白白來走這一遭呢？

但是，先生那種淡然的人生哲學，又很令他着迷。它聽起來是那末超脫，那末洞穿世俗的面目。似乎，人世間的一切都不足以束縛身心。人，就如如一片雲，一陣輕風，逍遙無所牽掛，亦無須有所寄託。

在生存的汪洋裏，許多的迷惘便是由這些問題而來。人既不能完全超離塵世，又不能勇敢完整地投入於世界，人只是在俗慾與聖潔之間，游離、飄浮。

他喜歡思索，除了生命現象確是充滿了無數不可解的謎外，身爲高貴的利帝利

，思考是一種美德，人性沉浮不定，只有深入的思唯，方能使人明性見慧。

他是頗自負的。雖然，迦昆羅衛王嗣的身份，並不足以讓人引以為傲，但是，他深信自己是理智、早熟的。無論是分析或判斷能力，他都比同齡要來得敏銳。長時間的內心生活，已使他漸漸長於自審和臆想了。

花園內那株蒼龍茂密的婆羅雙樹下，是他最喜愛的去處。獨處和冥想，已成為他性格上的特徵。提婆達多就曾經多次調侃他，說那株婆娑的大樹是他的寶蓋，樹下的座墩便是寶座了。他聽了並不覺得生氣，事實上，他倒真希望情形是如此。

他又漫步到園子裏。早春的天空是一片淨藍，映照得開滿紅蓮花的水池，明鮮可愛。幾株維婆樹都抽出了綠嫩嫩的葉芽兒，輕風一拂過，滿樹晶亮的綠點子便紛紛晃漾了起來。走在細石鋪過的林道上，年輕悉達多覺得內心一片勻淨。先生的話似乎變得遙遠無力，方才的一陣感動，業已隨着吹拂過的輕風消失無踪了。世界如此美麗清朗，生命永遠在活動延續，怎可說是陰暗無意義的呢？

王家的庭園非常遼闊，除了滿植潔淨的林木，和馥郁芬芳的奇花異草外，還飼養了不少鳴禽。百靈、鷓鴣、白鴿、還有在林間昂首踱步的斑斕的孔雀，都使林園